

有好幾位朋友曾告訴我們，他們每拿到新一期《二十一世紀》，總是最先翻看「三邊互動」，因為可以看到讀者最迅速、往往也是最不加掩飾的評論。今期本欄有作者對上期一則感言的及時回應。另外，我們也注意到濟南讀者希望及時看到本刊的願望；並且，他呼籲討論的憲政問題，正是本刊今期的主題。

——編者

堅持正義比「告別革命」更重要

感謝李澤厚先生對我們論十月革命的兩篇文章給予肯定。李先生認為「知識份子不應一頭沉入整理國故或追逐西學中」，我們亦極贊成。但他說我們的文章證明了「告別革命」論和「四順序」說，則我們實不明所以。我們的研究表明：1907年後俄國自由知識界主流早已「告別革命」，其支流（包括布爾什維克）雖未「告別」，也並未實際組織革命。但「革命」還是在幾乎無人「發動」的情況下「忽然」來了！而且一下子就把不僅「告別革命」，甚至本來就是反「革命」的「保皇派杜馬」也給捲了進去。可見「告別革命」之說實在很少意義。如果說有意義，那也是對當權者而言，只有他們克制一己之利，不一意孤行，才是使歷史進程「告別革命」的可行之道。

李先生強調「社會正義」，我們極為支持。但他把它置於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「經濟發展」之後、「政治民主」之前，並奉為「規律」，則殊不可解。我們文中所寫的斯托雷平改革，不就是先「經濟」而後「正義」的典型實踐麼？結果怎樣呢？至於說先「正義」而後「民主」，則對那些在傳統私有制基礎上搞市場經濟的社會來說也許有些道理。但我們是在「國庫經濟」的基礎上作市場改革，講「正義」不就得首先看住國庫看守者麼？若讓他們不受監督地偷光了國庫，那還有甚麼「正義」可言？像波蘭、捷克等國，在「民主化」時國庫大體仍完好，後來或分或賣，總是在國民監督下以公共選擇方式進行，政府雖更迭而其產權合法性不受懷疑。而中國萬一有一天「民主化」了，公眾卻發現國庫已被偷光，那還能不引發清算之潮麼？竊恐到那時欲「告別革命」亦難矣！俄之前車，亦可鑒乎？

蘇文 卞悟 北京
98.5.20

高華的文章值得研究者重視

剛剛收到4月號的雜誌，我特別留意到高華的那篇《江渭清回憶錄》釋讀。關於文革前毛與劉的矛盾，因為大量歷

史資料尚未解密，仍塵封在中共的檔案庫中，所以要完全解開這個謎，還有待時日。但在目前公開出版的回憶錄、資料和傳記之中，已經露出冰山的一角。過去大陸對毛劉之爭的研究，過多地強調他們的分歧，甚至作一種二元化的正確／錯誤、善／惡理解。但高文通過大量的公開史料，初步揭示劉與毛在四清運動期間是一致的，劉甚至比毛更左。這裏恐怕不僅是劉在權力上討好毛的計謀，而且也有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。無論毛劉，都是同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產物，他們擁有的共同理論預設要遠遠超過其間的分歧。區別僅僅在於：劉是蘇式官僚管理體制的總管家，而毛更迷戀某種反科層化的、以領袖崇拜為軸心的社會廣泛動員。文革中被毛整肅的同事們，只有到了文革以後，才可能對毛的所謂左有某種反思，而且那種所謂的「非毛化」也是有限的。由於目前大陸對毛的討論依然是一個十分敏感的禁忌話語（比80年代還禁忌），所以，無論是毛的反面抑或是正面的思想遺產，都研究得太不夠。建議《二十一世紀》可以多發表這類論文。

齊言 上海
98.5.2

《二十一世紀》已經發表了好幾篇關於何偉亞的《懷柔遠人》的討論文章。但在我看來，張隆溪和葛劍雄多為就事論事，沒有意識到艾爾曼、胡志德與周錫瑞爭論的焦點所在。他們的爭論不僅是考據學或史學方法論之爭，更是不同的想像歷史的方式之爭。何偉亞（可惜沒讀他的著作）、艾爾曼（讀過他的《從理學到樸學》和《樸學、政治和家族》）等的歷史論述具有相當強的「理論」制約性，這種植根於「後現代」語境的理論當然有助於突破「現代化」敘事的意識形態迷障，但也可能「理論」先行，讓「史實」成為「理論」的簡單註腳。葛兆光就曾在《讀書》上發表文章，指出艾爾曼有這種「以史就論」的傾向。而周錫瑞的立場確有經不起「理論」推敲的地方，但他最終並不訴諸理論，而是訴諸現實——遲發展國家對現代化的渴望，這是一種當下和現實的合理性，也許經不起「理論」的解構，卻具有充分

的實踐意義。這種「理論／現實」之爭其實在當下的語境中有相當普遍的意義，熟悉中國大陸思想界近幾年變動的人一定會聯想到，從對「洋涇浜」學風的批評和「誰來闡釋中國」的回應，到由汪暉文章引發的批判理論與自由主義之爭，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看到「理論／現實」之爭的影子。希望《二十一世紀》能夠組織稿件，將討論的層次提高，或許能夠觸及到理論的限度、知識的前景和思想的實踐性等更有意思的話題。

羅崗 上海
98.4.30

憲政制度本土化需政治家和學術界共同努力

很久之前，讀過幾期《二十一世紀》，一直不能忘懷，但地處濟南買不到這份刊物，只好託北京的朋友買。如有機會，我很想為貴刊寫點甚麼。繼經濟轉型之後，政治轉型似乎已有呼之欲出之勢。如何使

憲政自由制度本土化？只要這方面的壓力不消失（大概也不可能消失），便是個巨大的挑戰。為保證其理性和平地發生，需要政治家和學術界的共同努力。

克利 濟南
98.5

作者致歉

《二十一世紀》編輯先生：
大札奉悉。經查，拙文（〈熊十力哲學的缺失與儒學會通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，1998年4月號）中所引「滅棄聖言量者，惟子真為尤」，語出歐陽漸為劉衡如《破新唯識論》所作之序。拙文引用時校對中有誤，誤作「滅棄聖言，量者惟子真為尤」。特此致歉！

李向平 上海
98.5.8

圖片來源

封面、封二 電腦製圖：林立偉；文字：金觀濤。

頁86、112、121 資料室圖片。

頁52、53 王苗作品。

頁60 吳任華編纂，曾霽虹審核：《孫哲生先生年譜》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90），圖五。

頁81 Avigdor Arikha, *Self-Portrait in Undershirt* (28-29 January 1997).

頁82上 Jacques Truphémus, *Symphonie verte et or* (1996).

頁82下 Luis Marsans, *El paraíso perdido 2* (1988).

頁83上 Tibor Csernus, *Sans titre (Nu assis aux botines grises)* (1989).

頁83下 Raymond Mason, *St. Mark's Place, East Village, New York City* (1972).

頁84 Jacques Hartmann, *Le bois*.

頁91 尹欣：《風》。

頁119 恰白·次旦平措、諾章·吳堅、平措次仁合著，格桑益西、陳慶英、何宗英、許德存合譯：《西藏通史：松石寶串》（拉薩：西藏社會科學院、《中國西藏》雜誌社、西藏古籍出版社，1996），封面。

頁126左上 *Nature* 392, cover (2 April 1998).

頁126左下 *Science* 279, 2041 (27 March 1998).

頁126右 J. A. Shapiro and V. Dworkin, eds., *Bacteria as Multicellular Organisms* (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7).

頁155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：《創業之路：中國人民共和國40年歷史圖集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282。

封三 Avigdor Arikha, *Inside and Outside* (April 1996).

封底 Piero Guccione, *Studio di mare* (1982/83).